

書藝小論理藝文

題問諸的學文與新代現

譯迅魯 著仲上片



大 江 書 舖

一九二九年

大江書舖

魯 片 上

現 代 班

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

魯迅譯
片上伸著

民國十八年四月一日初版

實價大洋二角

現代新文藝的諸問題



大江書舖

著者 片上 仲
譯者 魯迅

發行者 大江書舖

上海東橫濱路景雲里四號

發行所 大江書舖

小

現。現在藉這一篇，看看理論和事實，知道勢所必至，平常，空曠力禁，兩皆無用，必先使外國的新興文學在中國股符咒^①氣味，而跟着的中國文學纔有新興的希望——如此而

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四日，譯者識。

引

無產階級文學在日本文壇的成了問題，僅是地震以前不到一兩年之間的事。自此以後，創作方面不消說，便是評論主張方面，無產階級文學的色彩也漸漸褪落，好像離文壇的中心興味頗遠了。然而這事實，未必一定在顯示無產階級文學的意義或價值，已經遭了否定。也不是那將來的歷史底意義，已屬可疑，或者確認了無產階級文學不能成立的意思。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，成爲文壇當面的問題的那時的評論和主張，是很有限的，還剩下

應該加以考察的許多的要點，也就是成着一時中斷的情形，這是至當的看法。在現在的日本的社會上，仔細說，是日本的文壇上，這問題之將成中心興味，可以說，倒是難於豫期的事；也許暫時之間，總是繼續着這情勢的罷。然而縱使不過一時，這問題之占了文壇論爭的中心題目似的位置的事實，則不但單從無產階級文學本身的發達上看，就是廣泛地從日本文學的歷史上看，也不能抹殺其含有頗為重要的意義。只靠一隻燕子，春天是不來的。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，以更加切實的興味，成爲論議的題目，批評的對象起見，則涉及更廣的範圍的深的鋤掘，是必要的罷。但現在且不問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，何時將再成文壇的中心

興味的事，而僅就這問題，加以若干的考察和研究，這事不獨爲明日的文學的準備而已，在爲了對於今日當面的文學，加以一個根本底的解釋和批評上，也有十分的必要。以這問題爲中心，搜集了可能的材料，試加以可能的考察，這工作，我以爲不但爲闡明這問題的本身，便是爲解說和這問題相關聯交涉的各種重要的文學上的問題計，也有十分的意義的。

這一篇，就是以這樣的意義爲本的考察的嘗試之一。

從古至今，自文學上的考究評論那樣的東西發生以來，現在尚未失其作為問題的意義的主要的文學論上的問題，還是很不少，然而其中，如這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者，恐怕是提出得最新的了。因此也就有着今後多時，還將作為豐富地含有文學論上的問題的興味和意義，作許多回論辯批判的對象的性質。問題既然是新的，那解說辯論上的材料便頗少。從作品上，從評論上，較之別的文學論上的題目，可作材料者頗缺如。謂之問題是新的者，一是因為無產階級文學這東西，作為歷史上的事實，即使從作品上說，也還出現得很尠少；二是因此關於這些的考察和批判，也就大抵不免於豫想底的了。因為這緣故，所以現在即使單

以這問題爲中心，從作品上，從評論上，材料來看，也就成了較之在別的文學上的工作。而作爲那材料的提出者，則在現蘇維埃俄羅斯的文學來的。

這問題，作爲廣泛的藝術上的問題的論文裏也曾涉及了的，但專作爲文學上的熱烈的論爭的題目，却應該算是一千九百的事。而關於這問題的論爭，也至今尚不蘇俄的文壇上，成着那中心興味的問題是對，答道是幾多的文學上的論戰批判的。

方面，雖然也時有成爲那一時的文壇的問題的作品出現，而遠過於這些一時的流行，不獨在文壇上，且成爲關心文學的許多有識者社會的興味的中心者，是文學論上的實際上的諸問題，還有和這相關聯的各種的論戰和批判。從中，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，是成着最熱烈的論爭的題目的，雖在今日，也不能說關於這些的一切的問題，已經見了分明的解決。關於無產階級文學之論，便是蘇俄，大概也還要很費幾年工夫的。至於關於這些的周匝的有條理的學問上的研究，則在事實上，幾乎未曾着手。雖在可以稱爲今日世界上的無產階級文學發祥地的蘇俄，在研究這方面，也不過總算動手在搜集材料罷了。從千九百二十五年一月底

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

起，到二月初，在塔什
會學部和文學部的聯合
看作那組織底的工作的
覽會，專限於俄國文
會，是以西歐文學爲

參加於蘇俄的無

非馬克斯主義者，北
派，左傾派等，合起
已經介紹的託羅茲基
階級藝術這篇論文以

的。正如凡有論爭，無不如此一樣，在這騷然的許多各別的主張中，也自有可以看見一貫的要點乃至題目的東西的。其中之一，而關於這問題所當先行考察者，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能否成立。

二

無產階級文學能否成立的問題，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化能否成立的問題。因為文學是無非文化現象的一要素，成爲社會的上層構造的。無產階級文化的成立，如果可能，則無產階級文學也該

認爲可以成立。

無產階級文化成立否定論的代表，意見，以爲無產階級文化這一句話裏，的。凡各支配階級，都造就了他的文的藝術，這是過去的歷史所明證的，所已獨特的文化和藝術，是當然之理，然造就，須要極久的經過，至於涉及幾世的文化罷，即使將這看作始於文藝復興久。從這樣的事實看來，則當那一定時，那階級不是已瀕於將失其政治上的

願別的事項來一想，無產階級果真有造就他的『無產階級文化』的時光麼？對於以爲社會主義的世界就要實現的樂觀說，則爲了達到目的的社會革命的過渡期，倘作爲全世界的問題而觀，就該說並非幾天，而是要繼續至幾年，幾十年的，但總之是在幾十年之間，並非幾世紀的長期，那就自然更不是幾千年了。無產階級不是區別了奴隸制度，封建制度，資本制度等，以爲自己的獨裁，僅是短期的過渡時代的麼？在這短的過渡期之間，無產階級可竟能造就自己的新文化呢？況且這短的過渡期，即社會革命的時代，又正是施行激烈的階級鬭爭的時代，較之新的建設，倒是施行破壞爲較多（文學與革命，一九二四年，第二版，一四〇）

一四一頁)。所以無產階級在作爲一個階級而存立的過渡期間，爲了那時期之短，和在那短時期中，不能不奉全身心於階級鬭爭的兩個理由，就無暇造就自己獨特的文化。這過渡期一完，人類便進了社會主義的王國，於是開始那未曾有的文化底造就，一切階級，無不消除，而無產階級，也不復存在。在這時代的文化，是將成爲超階級底，全人類底東西了罷。所以要而言之，無產階級文化不但並不現存，大約在將來也不存在。期待着這樣的文化的造就，是毫無根據的。因爲無產階級之握了權力，就只在爲了使階級文化永久滅亡，而開拓全人類底文化的路（同上，一四二頁）。

託羅茲基所說的文化，是「將全社會，至少也將那支配階級，施以特色的知識和能力的組織底綜合」，「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分野，都包括滲透，而將單一的系統，加於這些一切分野」的（同上，一五二頁）。對於文化的這解釋，將科學，文藝，哲學，宗教，經濟，工業，政治等一切，無不包含，可以說，是最廣的意義的。對於託羅茲基的階級文化否定論，試加駁難者，當然應該認清這廣義的文化，是那立論的對象。